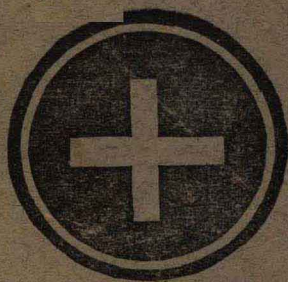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俠劍正雍



雍正劍俠圖

(卷十)

第十集 青雲山瓢兒外爲子求師，禮拜寺金酒海訪友試藝

話說第九集表至吳霸與童林比武，吳霸將左手一晃，右手一揚，奔向童林的面門就是一拳，口中說道：「接招，要按吳霸他這一招，名叫猛虎出洞，這個招數往外一使，真稱得起迅雷不及掩耳，拳離童林的面門切近，童林趕緊將身形向右一閃，用左手向吳霸的右胳膊上一搭，左腿一進步，雙掌對准吳霸的胸前，用力一撞，猛聽得崩的一聲，緊跟着又是八又一聲，再找吳霸，蹤影不見，細一看，原來是童林這一拿用力過猛，把個吳霸給打至在窗戶下頭傳牆裡面，連磚都擠碎了多少，看起來還算便宜，吳霸最拿手的工夫，就是靠山背，若不然的話，吳霸就是性命之憂，此時就將旁邊廂站的馮崑石永，直

圖俠劍

樂的雙手捧腹，來回的轉麼，馮崑遂向石永說道：「表兄，你老看我這個主意怎麼樣，石玉山點頭說道：『還是我的表兄弟，這才叫才高智廣，不提石馮二人談話，童林趕緊吩咐徒弟們，把吳霸摻扶起來，吳霸自己心中納悶，暗自想道，我自己總以爲我自己的武術高強，今天跟人家童俠客動手，不過就是一招，我就當場落敗，看起來還是人家童俠客的武術高強，我真要拜他爲師，跟人家學個十年八年的，我倒也練點兒真正的武術，也不往我平生好練這一場，再者說也有言在先，我要是贏不了人家，我就拜人家爲師，他也不能不收我作個徒弟，自己想到這裡，趕緊衝着童林雙膝跪倒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師，果然是你老人家的武術高強，弟子今天情願拜你老人家爲師，童林一看，趕緊雙手相摻，口中說道：「吳老師傳請起，你老這是何必，前言不過是相戲耳，吳老師傳何必認真呢，吳霸跪在地下不起來，口中說道：「老師，頭一節弟子不能失信，再者說我被你老人家打倒，我也不難看，總算是我沒輸給外人，倒是輸給我自己的老師啦，並不品爲恥，童林聞聽吳霸之言，說的情情近理，再者說吳霸這個人性情誠實，說一不二，自己平生又最喜愛直爽人，再一看吳霸的相貌，帶着一團的忠厚氣象，據

第十集

1 口中說道，老師，頭一節弟子不能失信，再者說我被你老人家打倒，我也不難看，總算是我沒輸給外人，倒是輸給我自己的老師啦，並不品爲恥，童林聞聽吳霸之言，說的情情近理，再者說吳霸這個人性情誠實，說一不二，自己平生又最喜愛直爽人，再一看吳霸的相貌，帶着一團的忠厚氣象，據

我想大概也不致於有什麼壞處，童林想到這裡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暫時我收你作個記名的徒弟，終朝隨着你師兄他們練藝，倘若有成效，再正式拜師，吳霸聞聽，這才恭恭敬敬的，向童林大拜了四拜，然後站起身形，童林遂給指引指引師兄弟，童林又向馮崑石水說道，你們二位今天把他送來的總算好啦，我又收了這麼個徒弟，今天既是喜期，你們二位可也別客氣，我也不費事，你們二位就在我這兒吃個便飯兒，馮崑說道，既蒙俠客見愛，我二人敢不從命嗎，說着話，衆人來到了廳房以內，童林一面吩咐家人調擺掉椅，擺好盃箸，一面又叫家人到外面找瓦匠，收拾收拾這窗戶底下，撞倒的磚牆，工夫不大，諾事預備齊楚，然後童林讓座，遂陪着石馮二人吃喝完畢，石玉山馮永志告辭，童林送出大門外，石馮二人走去，童林復來至裡面，斜着吳霸說道，你既然在我這裡練武，與你師兄們一塊兒下場子，你還是住在我這裡呀，你還是每天來呢，吳霸說道，我暫時先到家裏去知會一聲，以及收拾我那應用的物件，諸事辦妥，我還是住在老師這裡，童林這才叫他回家去收拾東西不表，吳霸去後，童林一想，今天忙亂了一天，也沒得到清真寺去一趟，這豈不叫人家丁爺兒受等嗎，明天我一定得去一趟，一日無事，趕到次日清晨，吳霸他帶着行李來到童林的家中，跟劉俊等住在一處，童林一看，家中也沒有什麼事，這才叫道，劉俊，今天我到清真寺去一趟，看望看望丁大爺，家中若有什麼事，你就去到清真寺送去，劉俊點頭答應，童林這才將衣服收拾齊整，由家中起身，一直奔清真寺行走下去了，遑遑達達往前行走，來到牛街，童林抬頭一看，只見清真寺坐東，四週圍的棚欄門兒，正當中是穿堂門兒，大概後面還有殿座，童林看不清楚，書中代言，要說天下的清真寺，全都是坐西朝東，惟稱北京城牛街的清真寺，他是坐東朝西，乃是天下第一個大寺，童林看了看，這才站在外面，高聲喊叫說道，回事的，一連叫了數聲，無人答應，童林不由得着急，心說，就憑這麼大的清真寺，連個回事的都沒有嗎，諸位真要是按童林這麼一想，可就錯啦，這個清真寺乃是人家清真教的公地，裏面原沒有回事的，裏面住的阿衡，是爲請來傳經授徒，早晚領人禮拜，不管別事，故此童林連叫

了數聲，無人答應，童林正自納悶，就聽有人叫道，俠客爺，怎麼今天你才來，童林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是鐵三爺鐵木金，就見他向童爺說道，你老人家才來呀，童爺說道，來了多時啦，喊了半天回事的，沒人答應，我正在這裡着急哪，怎麼你們這樣大的清真寺，連個回事的都沒有呢，鐵三爺聞聽，帶笑說道，俠客爺你有所不知，大凡我們教中人來到這裏，全是隨便出入，並沒有回事的，你老人家隨我到裏面來吧，正趕上丁爺兒在這裏呢，說着話，鐵三爺在頭前帶路，童林在後面跟隨，走過了穿堂門兒，來到了裏面，童爺抬頭一看，這座清真寺好大的工程，東面上類似大殿一般，七尺多高，月台，在這座殿座兒的前頭，都是朱紅的閣扇，就在南北所蓋的房舍，類似配殿的樣子，童林看罷，就聽鐵三爺說道，俠客爺，你在此少候，我叫丁爺兒出來迎接你老人家，說着話，鐵三爺已竟邁步上了台階，够奔北廂房去了，工夫不大，就聽裡面有人說道，童俠客現在那裏，恕我未曾遠迎，面前恕罪，說着話，就聽簾籠一響，山打裏面走出兩個人來，頭一位就是鐵三爺，在後面跟着的這位，年紀約有五十上下，精神百倍，就見鐵三爺用手一指，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這就是我跟你老人家提的那位丁爺兒丁瑞龍，此時丁瑞龍舉目上下一打量童林，自己心中倒及了一口涼氣，怨不得人家童俠客成名天下，今日一見，別的先不用說，就憑他這一雙眸子，神光灼灼，就知名不虛傳，自己看罷，趕緊過去搶步行禮，口中說道，俠客爺在上，你恕過瑞龍未能遠迎，望俠客爺恕罪，童林趕緊還禮，口中連連的說道，豈敢，此時鐵三爺將簾籠一打，丁爺兒這才抱拳往裏面相讓，童林來到屋中，用目往各處觀看，屋內陳設很講究，雖然不多，擺的樣樣得法，在正迎面兒擺設着一張圓棹面兒，四週圍放着椅子，在棹子後面，是落地的八扇圍屏，在西面兒是架几案，架几案頭裏有八仙棹兒，兩旁的椅子，靠着山牆擺設着茶几兀幾兒，在東面兒打着隔斷，兩旁邊兒是六扇兒閣扇，正當中的門兒，上面掛着茶青色的軟帘兒，丁瑞龍指手讓坐，鐵三爺把茶水獻上來，童林這才跟丁瑞龍說道，前者聽鐵三爺說，閣下急公好義，見義勇為，實令童林欽佩，本當早來拜訪，無奈你有事外出，今日才得會尊顏，真

乃三生有幸。丁瑞龍趕緊說道，豈敢豈敢，我也是早就有意拜會俠客爺，只因我的窮裏多忙，總得未暇，今日與你相見，我願足矣，二人接談，互相景仰，這才叫一見如故，丁瑞龍遂向童林說道，俠客爺，你老人家在這數月之間，可遇見什麼新奇之事嗎，你要是遇見的話，可以對我談談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一怔，自己心中相道，聽了爺兒之言，莫非說那條黑影，他許知道幾成，自己遂向丁瑞龍說道，要說新奇的事，倒是不少，童林就把連追黑影數次未見，天壇被人相戲，在家中練劍有人叫好的，一宗一宗的，細說了一遍，然後又對着丁瑞龍說道，聽你之言，莫非你老人家曉得這事麼，如果你認識此人，不妨給我介紹介紹，我豈不是又多認識一位高人嗎，丁瑞龍聞聽，遂即說道，俠客爺，這條黑影我倒知道，皆因他素常仰慕俠客爺的大名，他又不肯與你老人家相見，再者說累次三番，招惹你老人家生氣，如果你不棄嫌，我就把他叫出來，與你老人家當面陪罪，不知俠客爺意下如何，童林聞聽，趕緊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把這位朋友請出來，我會會吧，丁瑞龍接着說道，童俠客，不是他一個人，還有我們清真教的一位老前輩，如果你老人家願見，我就一同請出來給你介紹介紹，童林聞聽，遂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童某求之不得，說着話，就見丁瑞龍來到了隔斷門兒，伸手拆起軟帘兒，向裏面說道，老人家，俠客爺請你到外邊屋中相見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聽屋內一陣哈哈的大笑，口中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就見見吧，只見由打裏面出來兩個人，童林用目觀看，但見頭前走的這位，此中等的身材少微矮着一點，身穿白綿綢的褲褂兒，外置米色綢子的大褂兒，厚底兒的雲鞋，往臉上觀看，面皮蒼老，形若南極，領下的銀鬚飄洒胸前，可有一樣兒，是齊口的鬚鬚，手中拿着一根鐵條兒，在老者的身背後，還站着一位，身高約在五尺，身上穿着土黃布的褲褂兒，土黃布的沙包紮腰，土黃布的大酒鞋，土黃布的高桶兒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一張黃焦焦的四方臉面，兩道黃眉毛，似有如無，深眼窩子，黃眼珠子滴溜溜的亂轉，倒是精神百倍，童林看罷，就聽丁瑞龍說道，俠客爺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遂用手一指在老者身後站的這個人說道，童俠客，我這句話說出來，俠客爺可不要見怪，你

把話聽明白了，我這個朋友在前數月就來啦，他住在我們這櫃上，可巧我有事沒在家，他這才終朝每日在外面散遊，那一天也是恰巧，正趕上鐵三爺賣牛肉，與石永馮崑彼此的互相論武，正趕上你老人家趕到，與他們排難解紛，我這個朋友在旁邊兒看着高興，跟別人一打聽你老人家的名姓，才知道你是紫面崑崙俠，他況打聽明白了你的住址，有心要去拜訪拜訪你，他又怕與俠客爺你無緣相見，再者說他的心氣兒又高，他打算要在暗地裏試探試探你老人家的夜行術，論起來他就不應當把你引至在城牆上面，他自從把你老人家引到城上之後，他心裏頭非常的後悔，他心中一想，自己一身別無長技，不過就是兩條快腿，倘若被你老人家將他追上，他焉能是俠客爺的對手，他一看天光將亮，故此他才避身逃去，他既然覺悟，又不應當三番兩次的與你嘻笑，看起來此人雖然藝不高，秉性善於戲謔，前日我由打外面事畢回歸，他將已往之事，對我細說了一遍，我這才將俠客爺生平所有的經過，以及你的武術出奇之處，我對着他言講了一遍，他聽我之言，心中更爲懊悔，這才叫我設法與俠客爺求恕，故此我遣派鐵三爺去到俠客爺的府上，把你老人家請了來，一者爲的是咱們聚會聚會，再者說也好命他給你老人家陪禮，如今我把話全說開啦，大概俠客爺就不生氣了吧，說着話，這才衝看那人一點手兒說道，兄弟你過來，我給你引見引見，這就是童俠客，遂又向童爺說道，這是我的盟弟，姓武名英字金堂，皆因他的腿快，人送外號兒叫神行無影，這句話尚未說完，就見武英武金堂雙手抱拳，來到童林的面前，口中說道俠客爺，小可屢次在你老人家的面前獻醜，多蒙俠客爺承讓，我這廂給你陪禮了，說着話，笑嘻嘻的矮下了身形，那個意思要行大禮，童林趕緊用手相攔，口中說道，武老師父果然藝業高強，童林在閣下的面前，現醜多次了，多蒙你老承讓，我算栽了，武金堂一擺手說道，俠客爺承讓多次，怎麼你老人家反說我承讓你呢，童林說道，武老師父有所不知，我在天壇以內看別人動手，不想被武老師父在我大掛兒的後襟上，拴了一塊半頭磚，我淨會不知道，看起來豈不是我栽了嗎，神行無影武金堂聞聽此言，不由得一怔，遂說道，童俠客，要說我連引你數次繞城，那乃是我武英

第十集

5

所爲，要說繫磚之事，我武英可不知道，童林聞聽，不由得也是一正，心說，難道說給我繫磚的這個主兒，又是一位高人嗎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遂口中說道，雖然說繫磚不是閣下所爲，總算我童林栽啦，武英一擺手說道，童俠客，要說栽勛斗的話，是我栽啦，童林問道，閣下因爲什麼栽了，武英說道，咳，只皆因我一時大胆，與童俠客作要，不想在城牆之下，我只願回頭看你老人家追我啦，大概你離着我約在一丈來遠，我心中害怕，恐怕你老人家伸手將我拿住，我這才回身下腰，打算緊跑，不想被一人攔住我的腳面，用力一推我的雙腿，將我由城牆上面扔到了城下，童俠客要不信，你來看，說着話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遂說道，童俠客請看，這就是那一天晚響，我由打城牆上面摔到下面創的，看起來還是我栽啦，童林一看，果然武英的鼻子創了一塊傷，尙且未曾落加，說話間，就聽旁邊兒有人答言說道瑞龍啦，你們老麻煩，不然就是你栽啦，再不然就是他栽啦，叫我這麼一看，你們全沒栽，今天既然海川到了，瑞龍你還不給我指引指引，等待何時，這句話尙未說全，就聽丁瑞龍答言說道，我只願看他們二位接談，也忘了給你老人家引見啦，說着話，丁瑞龍用手，指這位老者，遂向童林說道，童俠客，這是我們教中的族長，又是我們的老前輩，論說我可不應當叫他老人家的名諱，今天給你引見，我可不能够不提了，他老人家姓金單字名元，江湖之中人稱洒海的便是，童林聞聽，趕緊搶步行禮，口中說道，洒海爺在上，小子童林給洒海爺行禮，前者有我幾個無知的弟子，夜探八卦山，被困在十八棵楊，多蒙老洒海解圍搭救他等的性命，童林這相謝過你老人家，就見老洒海金元一伸手將童林摻起，口中說道，海川哪，咱們用不着客氣，些須小事何足挂齒，我這個人一生一世最不好客氣，你請坐吧，說着話用手一指，讓童林在上垂首落坐，童林一抱拳說道，你是老前輩，我焉敢上坐，還是你老人家坐在上垂首，童林側坐相陪，老洒海一聽童林之言，自己又一轉想，我與他老師又有一面之識，我就坐至在上垂首何妨，想到這裡，還是老洒海上坐，童林側座相陪，旁邊相坐的就是武英與丁瑞龍，最末座就是三爸鐵木金，丁大爺這才吩咐寺裏的夥計獻上茶水，大家彼此吃茶談話，

老酒海也是一時的高興，遂向童林說道，海川，我聽別人說你奉師命下山，別開天地，欲興一家武術，再造一門把式，今天咱們也算是閒暇無事，我這個人是無話不談，你把你所學的武術練練我看看，再者說那一招兒不對，我再給你指點指點，閱者諸君，你別看老酒海若大的年紀，雖有劍客之稱，對於說話的地方，未免有點稍差，按理說童林又不是你的徒弟，何必叫他將武術練練給你看看呢，這句正話倒不要緊，要說給人家指點指點，這句話未免太過，論說老酒海可並不是高傲，頭一樣兒因為他的性情直率，二則因為跟童林的老師不敢說深有交情，總算是大熟人，故此今天老酒海才說要給童林指點指點武術，只顧他說了這麼一句話不要緊，險些把他老人家一世的名譽失去，在這一段書中，諸君留神看吧，不但金元一個人說大話落敗，由打這兒起，一位接着一位說大話的主兒，是挨着個兒的栽筋斗，閒言少敘，單表的童林一聽老酒海金元，要看看他的武術，他自己可就不能說不練了，皆因老酒海有劍客之稱，不問可知，他老人家一定是武術精通，真要是求人家給指點指點，人家還有個肯不肯呢，今天一聽老酒海叫他練練，自己是滿心裡歡喜，遂站起身形衝老酒海爺一抱拳說道，既然如此

第十集

，我就要在老前輩的面前獻醜了，說着話衆人站起身形，出離了北廂房，邁步上了台堦兒，來至東面的月台上，就見童林往當中一站，金老酒海帶領衆人在旁邊廂觀看，童林才將身形站穩，把雙掌一合，抱拳先作了一個羅圈兒揖，口中說道，諸位，我可練不好，老酒海爺既然吩咐下來，童林不得不練，那一招那一式要是不對，還求衆位多多指教，將話說完，自己這才施展本生的絕藝，柳葉綿絲摩身掌，按定凹腹吸胸，空胸緊背，掌不離脅，肘不離胸，龍驤虎步，兩腳踢膝並行，雙手一合懷抱陰陽二氣，身形一矮，就把這一招分八招八八六十四式，施展起來，童林這門兒武術，在先前看看倒不理會，趕到後來招數加緊，真是一招緊似一招，稱得起腰似彎弓，眼如電，退如蛇行，手似鑽，此時神行無影武金堂在一旁看着，不由得暗自點頭，心說，前幾次我暗中與他賽跑，那就算我冒險輕舉，今天一看人家的掌法，果然是招數精奇，那天他要將我追上，與我動手，我焉能是人家的敵手，武英

自思想，猛聽得老洒海金元高聲說道，海川哪，別練啦，我打量是什麼驚人的藝業，要與一家武術，今天據我一看，你所學不過是彈腿而已，童林聞聽，將招數一收，不由得一怔，心說，我在江西臥虎山，跟隨二位恩師學藝以來，受盡了千辛萬苦，方學會了這一套絕藝，下山之時，我的恩師囑咐於我，他老人家言說這套武術天下皆無，故此恩師才叫我與這一家武術，今天聽老洒海之言，說我之藝謂之彈腿，據我學說彈腿的話，可比不了清真教的人，俗語兒說的好，由南京到北京，彈腿只在教門中，清真教傳授下彈腿十回拳，要講究彈腿，那就不用跟人家老洒海的門戶裡頭講究了，童林想到這裏，遂心中暗說，老師呀老師，你既然傳授弟子彈腿，你老人家何必叫我下山現醜呢，書中代言，童林這就算錯過，老洒海說你練的是彈腿，你就實心相信嗎，說起來也不願童林相認，皆因金老洒海的身分在那裏放着哪，真要是別人說童林這個武術的名目叫彈腿，童林一定着急，就許兩方面動了手，惟有老洒海說他這兒彈腿，童林可就足夠了，皆因老洒海年紀高邁，久走江湖，所有的武術，他老人家是一目了然，所以老洒海說他這個彈腿，童林才將招數收住，自己正自思想，猛聽得在穿堂門外有念佛的聲音，連看就是兩聲無量佛，沒尾又念了一聲南無阿彌陀佛，聲若洪鐘，童林抬頭一看，只見前面走的是自己二位恩師，一位是尙道明，一位是何道源，二位仙長真稱得起仙風道骨，不比尋常，在二位仙長背後，乃事一位出家的和尚，甚是魁梧，但見他生就的大身材，身穿青色僧袍，大領闊袖，外罩灰色的毗盧褂，腰中繫着杏黃的絨繩，足下厚底的開口黃僧鞋，高桶兒長過膝的白襪子，往臉上觀看，四方臉滿面的油光，一個皺紋也沒有，兩道蠶眉，直插入鬢，一雙虎目，黑白分明，準頭豐滿，高鼻梁兒，方闊海口，微微露着兩邊兒的白鬚角，可是新刮的胡鬚查兒，在和尙的身背後，還有一個人，乃是俗家的打扮，長的更凶，身軀足有七尺，膀扎腰圓，肩寬肩厚，身上穿着個藍綢子褲褂兒，腳底下穿着白襪酒鞋，往臉上觀看，粗眉大眼，獅子鼻子，四方海口，大厚嘴唇，人中長，重下巴頰兒，兩耳堪可垂肩，天然生就的福相，在他的身背後背着個大長條兒的包裹，僧道

俗四個人，前行走，來至月台之上，二位仙長打稽手，那一位出家的僧人，雙手合掌當胸，各自口誦着佛號，走上了月台，老洒海爺一看，心中有點兒難過，心說：「哎喲，方才剛說完人家徒弟練的是彈腿，人家的老師就到了，我方才說的話，可不知道二位仙長他們聽見了沒有，真要是叫這二位老道聽見，他要是問我童林所練的那一招兒的彈腿，我若是指點不出來，那我不曉算是言過其實了嗎，老洒海正自思想，就聽尙道爺在那裡問道：『老洒海，你老人家這是由那裏來呀，老洒海就把八卦山事畢，自己這才來到北京城，預防明年三月三亮鏢會，故此早到，作為準備，你們幾位這是由打那兒來，二位仙長開聽。』遂就把自己的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老洒海聞聽，點了點頭，口中說道：『原來如此。』書中代言，二位仙長由打玲瓏島事畢，與自己的師兄莊道勤，師弟谷道遠，師姪呂德興等分手之後，尙道明與自己的師弟何道源商量好了，打算够奔遼東前去訪友，這一日正往前走，已來到關裏昌黎縣，猛然間想起昌黎縣城東四十里，有一座青雲山，山上有個青雲寺，裏面有一位主持高僧，上智下覺，此人雖然不通武術，對於手談，頗有研究，這位智魯老和尚可稱得起世外高僧，既然來到昌黎，我弟兄何不前去拜訪拜訪，弟兄二人商議停妥，這才穿城而過，往前行走，走够了多時，但見前面隱隱約約的有一座大山，何道爺用手一指叫道：『師兄，你來看，青雲山不遠矣，弟兄二人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已來到青雲山下，只見青山疊翠，怪石巉岩，在山坡下，兩旁栽種着蒼松翠柏，枝葉茂盛，遮雲蔽日，尙道爺看罷，遂點了點頭，口中說道：『師弟你來看，此山雖不算大，秀麗可觀，這就因為他是盤山之派，故爾才能別俱幽緻，弟兄二人一面說着話，一面順着盤旋的山路往上行走，雖然說山路難行，二位劍客則如走平地一般，正自往前走，猛一抬頭，就見青雲寺的山門已在目前，弟兄二人一看，廟貌已煥然一新，尙道明扭頭回頭叫道：『師弟你來看，你我弟兄十數年未到青雲寺，他這座廟宇竟會這樣的講究了，你說智魯他是真正的怪道，他常對着我我說，他的廟內清苦，到如今此廟這大的工程，但不知是那位施主重修的，說着話，弟兄二人邁步進了山門，正然往裡行走，就見對面兒來了一

個小沙彌，衝着二位仙長念了一聲彌陀佛，遂說道，二位師傅，你是燒香還願啊，還是找人哪，倘道明一想，我這十數年未到青雲寺，這裡面的小沙彌，都不認識我們了，道爺不由得一笑，心說，此小僧人，年紀不過十五六歲，他焉能够認識我們呢，遂口中說道，少師傅，我們是前來拜訪你們本廟的主持，智覺老師傅的，皆因我們是十數年前的老友，所以今天過山，特此前來拜訪，小和尚聞聽，滿面帶笑說道，二位仙長，你是找我們老方丈來啦，他老人家已當圓寂了，現在廟內的主持，他老人家名叫寶鏡禪師，二位仙長聞聽，就是一怔，遂即問道，少師傅，你們那位智覺老師傅，是多急圓寂的，這位新當家的是多怎來的，費你心你對我從頭說說，小和尚這才不慌不忙，對着二位仙長背訴了一遍，二位仙長聽罷此言，口中說道，原來如此，你們這位新當家的，也不是外人哪，也是我們數十年前的一位老朋友，書中代言，青雲山青雲寺裏面這位方丈，法號是上寶下鏡，別號人稱青雲長老，原籍他是陝西長安城裡關帝廟的和尚，武術精巧，能爲出衆，自幼兒受過異人的傳授，他在關帝廟主持了多年，這一年接到了遼東天然山青竹寺的方丈普塵長老一封書信，約請寶鏡禪師修奔遼東，前去盤桓武術，青雲長老寶鏡一想，自己的廟中也沒有什麼事，到不如去趨遼東，自己把主意拿定，所有廟中之事，俱安置停妥，遂由打陝西奔遼東而來，這一日正自往前行走，已來到青雲山青雲寺的山坡之下，就見大道兩旁的有二十來名僧人，俱都身披着法衣，手打着法器，攔住了寶鏡的去路，口中說道，前面來這位老和尚，莫非是上寶下鏡，陝西長安關帝廟的高僧嗎，寶鏡禪師說道，不錯，衆僧人這才一齊說道，既然如此，你老人家請到我們山上來呢，我們這座山，名叫青雲山，山上有一座廟，名曰關帝廟，我們這裡山上的老方丈智覺禪師，他老人家昨夜晚間對我們衆人說明白了，不久他老人家要歸西，這廟內方丈的法座，是你老人家的，又將你的上下以及住處，全都對於我們說明了，不想他老人家說在今日天尚未明，智覺老和尚竟自與世長辭了，我等將老和尚安置在禪堂之上，這才特來山下打探你老人家，果然在此相遇，就請你老人家上山進廟以了後事，並主持禪林，寶鏡禪師聞聽，心

中想道，自己原有個修奔遼東，無奈今天被衆僧人攔路迎接於我，況且此處山清水秀，勝過長安百倍，再者說又有智覺老和尚的遺言，我何不應允呢，自己想到這裡，這才說道，既蒙諸位師兄抬愛，又有老和尚的遺言，我不敢不從命嗎，衆僧人一聽寶鏡禪師答應，不由得各自歡喜，這才把這位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，擁護着上了清雲山，來到青雲寺的裡面，先進了禪堂，寶鏡禪師看了看智覺老和尚的遺體，緊跟着矮下了身形，大拜了四拜，拜畢，衆人陪着寶鏡禪師來到方丈室讓坐，然後寶鏡問了問山中的規矩，衆僧入一一的回答，由此寶鏡禪師接座，然後叫衆僧人領着，前去各殿參罷了神像，這才接着給智覺老和尚辦理白事，事畢，寶鏡禪師一查點廟中所有的積蓄，怎奈廟中清苦，入不敷出，大家一商議，都無法可辦，後來這位寶鏡禪師出了一個主意，在本廟中立了個武術場子，招了幾個學武的徒弟，每日所得的束修銀兩，以作廟中的費用，由打立了這個武學場子，還是真不錯，真招了有三十多各徒弟，每日跟着這位青雲長老練武，自此寶鏡禪師的名聲遠震，無人不曉，就在昌黎縣城內，有家兒大財主，此人姓瓢單字名成，以販牛爲業，家中良田足有數百頃，買賣數處，要在這一縣之中，可稱得起數一的財主，瓢老員外事事全都趁心，就是有一樣兒掛心，跟前有一位少爺，年方八歲，小名兒叫鹿兒，雖然是八歲的孩子，此子的體格非常肥胖，週身上下類似肉奈，這還不算出奇，惟有形體似乎天闊，瓢老員外終日爲難，自己一想，生平就是這麼一個兒子，你說他的肉體這般的奇胖，又加上性質敢鬪，就是將來長大成人，如何能够給他娶妻生子，接續我瓢氏門中的香烟，瓢老員外爲此終日的憂思，這一日書房悶坐，在他面前站着的家人一看，員外坐在那裏悶悶不樂，遂即問道，員外，你老人家心中有什麼不喜歡的事，你對奴才我我說說，倘若我能給你解憂消愁，也未可知，員外聞聽，遂說道，你要問我所爲難的事情，我就是爲你們這位少爺，你說他的體質如此的奇胖，將來他豈不成爲一個廢人，家人聞聽，不由得一笑說道，員外，奴才我早想到了，准知道你爲的是這一擋子事，奴才我倒有個拙見，可不知道你贊成不贊成，瓢老員外聞聽，遂着說道，你既有高明主意，快快的說

來，家人這才說道。按說少爺的身體奇胖，這倒不甚要緊，我聽人說，在咱們城東四十里，有一座青雲山，山上有一座青雲寺內有個武學場子，教場子教師乃是本廟的方丈，聞聽人說他是個得道的高僧，場子裡面的徒弟很多，要是把少爺送至在廟中去練武，日久天長用功夫一催，他的身體豈不健壯的許多，或者也可把他身上的浮肉練消了，瓢兒外聞聽家人之言，倒是近情近理，遂說道要依你之言，可以改變他的體質，咱們就這麼辦，選個好日子，我把鹿兒送到青雲山上，與老方丈前去學藝，可有一節，咱們得問問他願去不願去，家人說那也好，我把少爺找來你問問他吧，說着話，家人轉身形來到外面，把少爺叫到裡面，員外遂向鹿兒說道，兒呀，我有意把你送到青雲山前去練藝，你願意去嗎，

癩 正 劍 俠 圖

就見鹿兒說道，願意去，員外一聽鹿兒願意去，心中大喜，這才擇定明日，把鹿兒送到青雲山，所有外面的車輛，都叫家人收拾好了，老員外又派家人到自己的布舖之中，取來白布五疋，灰布五疋，把布取了來，又吩咐家人在自己的倉房之中，取出白米兩石，小米兩石，又命人到賬房取出白銀四十兩，諸事預備停妥，專等次日送鹿兒上青雲山，當晚無事，次日天明，瓢兒外跟鹿兒一同吃完了早飯，外面的車輛早已預備齊畢，將所有的物件，都裝載在敞車以內，員外帶着鹿兒上了轎車，隨同着家人一直够奔青雲山而來，出了昌黎縣的東門，趕車的搖着鞭兒，車輛往前行走，工夫不大，到了青雲山的山坡下面，將車輛停住，員外下車，吩咐趕車的把藝，照着車上的物件，遂命家人頭前帶路，自己第帶着鹿兒在後面跟隨，順着山道上山，來到青雲寺，進了廟門一直往後走，越過了兩層大殿，遠遠的十就看見角門兒上面挂着一面牌子，上寫武學二字，家人邁步首先進了角門兒，見了小和尚把話說明，然後和尚把員外帶進去，見着寶鏡禪師，員外遂把來意說明，老和尚聞聽，帶笑說道，這些小事都在老僧的身上，三年以後，准能够將令郎的身體練成，可免去員外的憂慮，老員外瓢兒聞聽，非常歡喜，遂說道，山下面有我帶來的些許物件，請老方丈派人幫助，搭上山來，那就算是我的一點兒佈施，

老和尚聞聽，只得派人下山幫忙，將所有的物件運上山來，寶鏡和尚遂向鹿兒問道，你可曾願意在我

這兒練武嗎，鹿兒點頭說道，願意。老員外一看，自己的孩子願意住在山上練武，再一看所有帶來的物件，全都運上山來，這才一伸手由打腰間把銀子取出來，向寶鏡禪師說道，老方丈，這點些許之數，請老方丈收納，老和尚客客氣氣的說道，多謝老員外慈悲了，將話說完。員外告辭，帶着手下人下山回家去了，寶鏡禪師看了看瓢鹿兒，心說，八歲的孩子，將他留在山上練武，他還是很願意，真叫少有。當天也沒有什麼事，也沒叫鹿兒跟着下場子習學，趕到次日，老和尚把鹿兒叫到面前，遂叫他將雙足站穩，身形向下一蹲，作出騎馬蹲當式的架子，焉想到鹿兒將身形站好，將然往下一蹲，就聽撲冬一聲，鹿兒當時栽倒，皆因他兩腿太胖，上下一般粗，焉能韌得住呢。故此才翻身栽倒，老方丈命他起來再練。又誰知一連數次，俱都是一蹲便倒，老和尚一看，不由得緊皺雙眉，心說，人家瓢員外將此子，送到我這裡前來學藝，我會對人家說明，三年之後，大功告成，如此看來，我傳藝尚未身臨其境，我對人家所說之話，豈不是近乎忘言誑哄，自己想到這裡，也是無法，只得次日再練吧，焉想到一連數日，皆是如此，老和尚一看，實在沒法子啦，遂吩咐徒弟們在山下僱妥車輛，自己親身送瓢鹿兒回家，及至車輛進了城，來至瓢宅的門首，寶鏡禪師下了車，帶着鹿兒來在瓢員外大門以內，衆家人一看少爺回來啦，心中甚喜。心說，少爺去了不過數日，竟自把功夫練成，遂趕緊來到了裏面，回稟員外知道，員外一聽，心中大喜，趕緊來到前面一看，果然見自己的孩子瓢鹿兒，隨同着老方丈來到了院中，員外一抱拳，把老和尚讓至裡面廳房，寶鏡禪師落坐，就聽瓢員外說道，老方丈，你老人家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了，你對我言講三年之後，犬子的武術可以成就，不想不過數日，他就學成，看起來還是我師之力也，寶鏡禪師聞聽，一擺手說道，老僧此來，並非是已將令郎的武術教成，皆因令郎年歲太小，過個三年五載的，再把他送到山上練武不遲，員外一聽，遂即說道，原來如此，犬子在家無事，不過遊戲，練武術他的歲數又小，寶師可先傳習他幾手兒容易學的功夫，以便犬子每日在家中沒事練習，等候年歲稍長，再將他送上山去，老和尚聞聽此言，心中想道，我教給他蹲一個

第十集

13

騎馬蹲檔的架子，他尚且站立不穩，連連的栽倒，我怎能够再傳給他別的工夫呢，自己又一想，真要是傳習他幾手兒武術，我還真難以脫身，自己雖然想到這裏，也是無法，只得站起身形，向瓢員外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給令郎再想幾手兒工夫，叫他逐日溫習，老和尚說着話，遂用目往各處觀看，並無有鹿兒可練的工夫，心說，你叫我怎麼想個法呢，和尚雖然腹內輾轉，口中還不住的連連說的，好練的工夫却有，等我慢慢的想來，一面說着話，寶鏡禪師遂往外行走，老員外在後面相隨，直走頂到大門以外，也沒聽見老和尚說叫自己的孩兒，在家中溫習什麼工夫，瓢老員外想到這裡，一看寶鏡禪師堪堪要走，員外可就不能够不問啦，這才向寶鏡禪師說道，老方丈，你可曾給犬子想起那一件工夫，在家中溫習，老和尚聞聽瓢老員外這麼一問，不由得心中着急，遂用目向四外一看，心中喜悅，這才用手一指，遂向員外說道，這就是令郎的幾手兒工夫，員外一看，原來是自己門前種的那盤口粗細的八棵龍爪槐，員外跟着問道，但不知這個工夫，叫犬子怎麼的練法，寶鏡和尚說道，叫令郎清晨早起，由打東頭兒的第一顆樹起，用胳膊往上一撞兩隻胳膊倒換着，由東邊兒撞到西邊兒，將這八顆槐樹用胳膊撞完了，用雙足倒換着，由打西邊兒踢到東邊兒，每天以五十次爲度，天長的時候，增加次數，員外聞聽，點頭說道，好，求老方丈你分分心，再給我個一兩手兒，好命犬子沒事的時候，一塊兒練習，和尚聞聽，暗中着急，心說，我命他撞樹，不過是搪塞而已，又誰知老員外還苦苦的叫我想法再找，一時之間，我那裡想的起來呢，和尚雖然心中這麼想，口中還不住的連連答應，猛一抬頭，就見前面兒有一個極大的牛圈，在裏面豢養着耕牛無數，寶鏡禪師用手一指，向瓢成說道，員外，這個牛圈可是尊府的嗎，員外說道，不錯，老和尚接着說道，既然是尊府的，我要到裏面看着，好給令郎再找一手兒工夫，員外聞聽，甚是歡喜，遂趕緊命手下人，叫牛圈的夥計先把門開開，員外這才帶着和尚，到了裏面，寶鏡禪師舉目往各處一看，就見西北角兒牛棚之中，有一隻小牛，和尚回頭遂向瓢員外說道，你看這也是令郎練習的工夫，清晨早起來，練完了那八顆龍爪槐，再到牛棚以內，

雍 正 劍 俠 圖

第十集

把這隻小牛引牽過來，用雙手托住牛腹連着顛上三次，每日也是以五十次為度，可有一節，這個牛可不准宰殺。專為預備着給令郎少爺操練武術的，員外點頭答應，這才陪着和尚由打牛圈出來，寶鏡禪師遂上車告辭回山，暫且不表，單表的是老員外瓢成，帶着鹿兒回到了家中，吩咐家人由明日起，你們看着少爺，練習這兩樣兒工夫，別教他偷懶不用工夫，員外囑咐完畢，當日無事，到了次日清晨，家人帶着鹿兒先依法練完這八棵槐樹，然後再到牛圈裏頭練這隻小牛兒，每天如是。書要簡斷。瓢兒整整的練了四年，門前這八顆龍爪槐，在這四年的光景，長了許多，再者說，牛圈之中這隻小牛，除了鹿兒顛完了，並不工做，還是加料長養，四年之久，把這隻小牛兒養成三百多觔重，瓢員外一看鹿兒的工夫，不緊不慢，練得渾身骨硬如鐵，真稱得起身也長了，工夫也長了，週身上下，無一處不長，並切說話也通情達理啦，員外一看，心中歡喜，暗道，看起來寶鏡禪師果然是世外的高人，書中代言，就憑這四年的工夫，瓢鹿兒不過就是童樹顛牛，他就能夠把這疑呆放癩治好了嗎，皆因其中有個情理，瓢鹿兒每日清晨，用胳膊撞這八顆龍爪槐，日久天長，把他這一身水臙俱已練去，這還不足為論，他的好處就是顛牛，皆因這隻牛一年大似一年，一年重似一年，他每日用雙手一顛，腹內的濁痰，一天往下降似一天，及至工夫一長了，濁痰完全都降了下去，清陽之氣得以上升，陰濁之氣自然下降。故此他心裏，自然就明白了，今天老員外跟鹿兒一商量，打算將他送上青雲山，二次學藝，瓢鹿兒也很贊成，員外這才吩咐外面，預備車輛，所有布疋跟白米小米，就連銀子都照着頭一次多加上一倍，仍然帶着家人，送鹿兒够奔青雲寺，來到廟內，見着青雲長老寶鏡禪師，瓢員外把自己孩兒練藝之事，從頭至尾，對着老方丈細說了一遍，青雲長老聞聽此言，就是一正，心說，四年前我給瓢鹿兒留下的這兩手兒工夫，不過是敷衍而已，想不到而今他會把工夫練成了，你說這不是奇怪嗎，和尚猛然將二眸子一轉，這才明白，心說，原來如此，他所以成工的地方，皆在顛牛之力，方丈正然思想，就聽員外說道，在山下面有我帶來些須的物件，聊為佈師，請老方丈派人搬運到山上，寶鏡承謝不